

饲养公鸡的人

一只芦花大公鸡从柏油码头的货堆上跳下来，像一个绅士不慌不忙地走到小木屋前迎接它的早餐。半碗粳米盛在青边大瓷碗里，公鸡用一条脚爪在碗里划动了一下，碗里的粳米便有了复杂的地形，公鸡先啄食丘陵，然后在平原上又做出一些丘陵，半碗粳米很快就剩下了几星粉屑。普山的公鸡食量惊人，因此它的晨啼声响彻柏油码头附近的街区上空。河对岸香椿树街上的睡眠者听见普山的公鸡叫了三遍，普山的公鸡叫过三遍，早晨确凿地就来临了，热爱劳动的人们就该起床劳动了。

阳光照耀着柏油码头上的人和船，肩扛货包的男人光裸上身，只在肩上垫一块粗纱毛巾，他们来回穿梭于船板与货堆之间，每一个来回都要绕过一个衣冠楚楚的人，那个人坐在椅子上，穿着深蓝色中山装和黑色猪皮皮鞋，他的罗锅腰给中山装造成了几条不必要的褶皱。他的手臂也似乎短了一些，但十根手指却显得强壮，它们既要抓着纸和圆珠笔，还要向搬运工收取一根根涂着红漆的竹筹。那个人就是守卫柏油码头的普山，一个饲养公鸡的男人。

普山来历不明，人们只是从他说话的口音中推测他是苏北平原一带的人，但是普山反对别人对他的故乡妄加猜测，偶尔地有人想弄清这个问题时，他会发现普山在跟他玩近似捉迷藏的游戏。普山你是哪里人？扬州人吗？

不，比扬州远多了。是里下河一带的？不，比里下河还要远呢。

那么你是盐城、滨海那里的人？

都不是，我哪里的人也不是，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普山咯咯地笑起来，他把重音放在那个蹦字上，脸上讳莫如深的表情一下子隐去，他会把舌头吐出来，吓你一跳，然后又缩回去，有时还趁机打一个酸臭的酒嗝。有时候普山的那种昏庸乏味的玩笑让人无法忍受，但是你假如不能忍受他的玩笑和满嘴酒气，也就无从知道普山的其它故事了。譬如普山与女人的故事。普山年届六旬，仍然孤寡一人，但普山有一次亲口对我说，世界上他最不稀罕的就是女人，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七个女人，七个女人就像七个麻袋包，他把七个麻袋包一齐扛到背上，所以他现在成了一个罗锅腰。你不相信？你不相信也没什么。哪天我让香女来告诉你。我的那些女人，死了三个，散了三个，可是香女还在呢，香女的船常常从柏油码头过，哪天我让她上了岸，你们就知道了，我普山是不是有过七个女人。普山的声突然会变得激愤起来，他的手掌啪地一声打在我手臂上，你的脸长那么白有什么用？你的腰挺得那么直有什么用？普山大喊道，去问香女，我普山有过多少女人？

我不认识香女。据普山的描述说，香女的木船上常常装看油桶，桅杆上的夜灯是蓝色的，普山说香女是一个爱穿黑衫爱打赤脚的船娘，说香女鬓髻飞白美貌依旧，她过柏油码头的时候会朝普山的木屋里扔进一尾活鱼或者几扎蒜头。但是我对普山的说法半信半疑，我仍然觉得普山是个来历不明的人。家禽们不知为什么喜欢聚集到柏油码头来，或许是因为运往酒厂的红薯干和米糠留下了粮食的香味，或许是因为普山的那只大公鸡——那只大公鸡极有可能是整个街区家禽王国的国王，它颐指气使地巡游在乱糟糟的鸡鸭中间，有时候突然跳到某一只鸡身上，用它锋利的喙部啄击对方，被袭击的鸡铩羽而逃，芦花大公鸡一路追赶，啄下敌人的几根尾毛，但当它追到那扇铁栅栏门前时，公鸡美丽的双翅会张开来，簌簌动几下，公鸡开始止步不前，然后仰起脖颈发出一声莫名的啼叫。人们猜想那是经过驯化的一只公鸡，你很难想像一只被驯化的公鸡，但普山的那只公鸡确实怪，它从来没有远离过它的主人。有一次却例外了，有一次普山的公鸡追逐一只无名母鸡，一直从柏油码头追到街上。在白铁铺门口，芦花大公鸡终于以雄性的力量征服了那只羞怯的母鸡。白铁铺里的几个工匠欣赏了鸡的性爱后忽然心生歹念，他们想把两只鸡捉了，母鸡熬汤，公鸡红烧。工匠们趁着午

后街上无人，手忙脚乱地捉住了母鸡，但普山的公鸡却比人更机智更勇猛，不知怎么它从一个工匠的手中飞到另一个工匠的肩上，又从那个工匠的肩上跳到第三个工匠的脑袋上，最后飞到了白铁铺的屋顶上。芦花大公鸡在白铁铺的屋顶上一声长啼，大概就是它的啼声把普山从柏油码头招来了。那天午后普山一边扣着中山装钮扣一边在街上仓皇奔走，他对路遇的每一个行人说，我的大公鸡在哪儿？看见我的大公鸡了吗？行人都摇头说没看见，普山便更急地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骂，都瞎了眼啦，那么大的芦花大公鸡，你们会看不见？

后来当然是普山自己找到了他的公鸡——他的公鸡看见主人会像狗一样地叫，这也是一件令人惊诧的事。普山跳起来，公鸡跳下来，普山把他的公鸡从人家的烫毛盆边救了，那些馋嘴而卑鄙的工匠使普山怒不可遏，普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他用一把火钳把一只刚补好的铝锅捅破了，这样还不解气，普山又反剪双手在白铁铺前来回走了几个圈，走一步啐一口唾沫，最后白铁铺前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唾沫痕迹，圆圆的，半湿半干的，就像普山在愤怒时频频眨眼的眼睛。我想说我从来无意在普山身上猎奇，我只是对单身男人为什么成为单身男人感兴趣。有一次我在柏油码头遇见一个形迹可疑的老头，老头从普山的小木屋里出来，一手抓着一捆麻袋，一手捏着烧饼往嘴里塞，我断定老头是个小偷。我高声喊普山出来抓小偷，普山的脑袋从窗口探出来，他恶声恶气地冲我说，你乱喊乱叫什么？他是我大哥，那些麻袋是我给他的！我觉得无趣，便跟着老头身后走，我说，你真的是他大哥？普山真的还有亲人？老头一边咀嚼着烧饼一边笑起来，他说，普山放屁，他哪儿有什么亲人？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我不知道老头嘴里的话为什么与普山如出一辙，我向他提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，普山真的有过七个女人吗？老头这回听得噎住了，他费劲地咽着烧饼说，普山放屁，他从来就没沾过……女……女人，背上背着……背着……那么大一口锅……女人都在他背……背上，他怎么能有女……女人？我也跟着老头笑得前仰后合的。出于对普山的来历的兴趣，我一直尾随老头来到废品收购站，看着他把那捆麻袋扔到磅秤上，卖了三块钱，老头把三块钱折成细细的一条藏在帽子里，他说，我没钱买酒就来找普山，普山每次都给我变出几块钱来。他不给钱不行，他的命是我捡来的。在收购站门口的废品堆里，我听到了有关普山最初的来历。老头说普山是被一群码头工人从石头山里挖出来的，他记得他们当年在北门码头搬青石，突然就看见石缝里伸出一只小手，一个三岁左右男孩被石头覆压着，竟然没有死。男孩被拉出来，他的怀里还抱着一只小鸡，小鸡却已经发臭了。老头至今不知道男孩怎么会跑到石头山里面，他说连普山自己也不记得了，那时候普山才三岁，他的脊椎大概让石头压坏了，站不直，弓着背朝石头山下爬，一只手仍然抓着死去的小鸡。老头说，你知道吗，普山从三岁起就是个小罗锅，他哪里会有七个女人？他只有几只鸡！

原来普山是个弃婴。我半天醒过神来，不无怜悯地说，原来是个弃婴。老头却抢白了我一顿，他说，什么弃婴不弃婴的？放屁，你以为石头缝里就蹦不出人来？告诉你，普山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我对普山更加深入的研究就是从这天开始的，不会有谁比普山更具研究价值的了，我想我不仅要研究普山这个人，还要研究普山饲养的公鸡，更要研究普山的那七个女人是否确有其人。夜晚去空寂的柏油码头眺望河上的灯影船桅，那是在普山活着的时候最热衷的事情。我记得我与普山在河边同桌小酌的时候，芦花大公鸡常常跳到桌上来，成为一个满怀醋意的第三者，普山抚摸着公鸡的羽毛说，去睡，去睡，但公鸡却不肯去睡，它在我们的酒杯前跳来跳去，忽然把尖喙埋在碗里，一颗盐花生就弹到我的脸上了，这时我不得不向普山感叹道，鸡也是有感情的，你把鸡养成了一个人。鸡雏养成了公鸡，养鸡比养女人好。普山酒意微醺，很响亮地在我肩上拍了一掌，他说，你们这些人，以为家里养着一个女人就是男人了？女人我不稀罕，我以前有过七个女人，一个都不要，都让我扔下了。

普山说起女人我便无言，我想假如普山有什么不可饶恕的毛病，那就是他捏造的七个女人的谎言，我即使相信他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，也不能相信普山有过七个女人。

你不相信？你那么年轻，你的腰背像门板那么直，你只有一个女人，你当然不会相信我有七个女人。普山又愤然地嘟囔起来，不相信，哪天香女的船来了，我让她来告诉你，我普山有过几个女人？

码头上的一盏灯照亮了普山的半边脸，我看见普山的脸一半是清晰的，一半是模糊的，就像他的那些传说一半是真实，一半却仍然是传说而已。而夜行船的桅灯也照亮了漆黑的河水，咿呀的橹舵声漂浮在河的两岸，我依稀看见驶过柏油码头的几条木船，装载油桶的船上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，装载化肥的三条船上站着我所留意的黑衫女人，但是那些女人不是普山所描述的船娘香女，香女到底在哪儿呢？香女到底在哪儿呢？我忍不住地嘻笑道。在哪儿？就在河上，过不了几天，她会从我这里过。普山几乎是恶狠狠地说，她会告诉你，我普山有过几个女人。有一天夜里月光昏冥，下着淅淅沥沥的雨，临窗眺望雨中的河道，除了一圈一圈的波纹和水光，视线所及都是空荡档的。我与普山下完最后一盘棋，正要走出小木屋时普山把我叫住了。香女，香女的船来了！普山的声音听来狂喜多过焦灼，他的整个身体都悬到了窗外，一只手却急迫地朝我摊开着，把我的大公鸡抱来，普山说，我的公鸡呢？香女来了，我的大公鸡该叫了！我把公鸡从鸡笼里抱出来交给普山，我不知道普山是怎么让公鸡啼叫的，反正那只芦花大公鸡真的啼了悠长的一声，在不该打鸣的夜晚普山的公鸡却打鸣了。

那条装满油筒的船像一个神话降临了柏油码头，在夜色雨雾中我看见了一个穿黑衫的老女人在船上摇橹，桅灯照亮了她脸上的雨痕，也照亮了一双玉石色的赤脚，我看见她的目光投向小木屋的窗口，比我想像的更温柔更热情，我没想到在这个雨夜真的见到了香女，而且我亲眼看见香女从一只竹篮里抓了什么，手一挥，那东西就滴着水飞进了普山的窗口。果然是一条活蹦乱跳的鱼。普山捡起鱼放在一只铝桶里，他说，你看见了，你现在看见了，她就是香女，你问她吧，普山有过几个女人？我被一种莫名的激情驱使着，放开嗓子对着船上的女人喊，喂，普山有过几个女人？

七个。香女在船上笑着说，普山是世上最好的男人，他有七个女人呀。几个女人？七个.....七个.....女人。

香女的油筒船迎着细雨往下游去，她的少女般清脆的笑声也渐渐地被细雨打沉了。我回味着香女的声音，看见普山的脸在灯下迸发出一种神奇的红光，他的诡谲的眼神好像在说，你看见了，你现在看见了吧？

我看见了，但是我仍然不能相信，哪来的七个女人？普山的女人在我看来更是来历不明，甚至包括那个匆匆而过的香女。我后来在普山的一次酒后畅谈中知道了他的七个女人的真相。普山喝醉了，普山喝醉后就抱着他的公鸡低声呜咽。他让公鸡叫他爹，公鸡没叫，普山扇了公鸡一记耳光，公鸡吓得逃离了主人的膝盖，普山伤心地说，石头是我爹，我是你爹，你为什么不肯叫我呢？——这是普山的醉话，普山的醉话和隐私往往掺杂在一起说，我能够区分，后来他就说起了一条沉船和七个女人的往事。

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。那时候普山还年轻，普山年轻时背已经驼得厉害，比他更年轻的码头工人都娶了女人，普山却没有女人。但是有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不知是哪路神仙突然给他送来了整整一船女人，一船七个女人。普山记得他在睡梦中突然被河上的声音惊醒，普山说他当时觉得像是一群女人齐声高呼他的名字了，他飞奔出去，看见一条船正在风雨中下沉，船上的七个女人像七朵落水的母鸡在水里挣扎，普山说女人們的尖叫和扑水声也怪了，听上去就像在喊他，普山#####山。普山不记得他是怎么把七个女人救上柏油码头的，他拽着香女的一缕长发游到岸边就晕过去了。醒来的时候风停了，雨止了，普山看见七个女人围着他，七个女人的脸都凑近他，向他吹送狐仙似的迷人的气息，七个女人都来嘘寒问暖，而普山却晕头晕脑地在女人们中间跌来撞去，他说，裤子，我的裤子呢？七个女人来自苏北里下河河边的村庄，她们结伴出来寻找各自的男人，半路上遇到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——罗锅普山。普山说假如他想留下一个女人，女人肯定就留下了。

七个女人在我这屋里住了三天，住了三天我就把她们赶走了。普山幽幽地笑了一声说，

饲养公鸡的人1.txt433

赶走，一个也不留，我普山不稀罕女人。我觉得普山这时候已经酒意全消，他的脸上又出现了惯常的睥睨众人的神色，而他的公鸡也再次走近主人，在普山的脚趾间啄食着什么。普山，你是个好心人。我说。

好心人？普山瞪了我一眼，他无端地被我激怒了。你们去做好心人吧，一人娶一个女人就自以为是男人了？普山高声说，我不是好心人，你们只有一个女人，我普山有过七个女人！我不想否认普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。普山在他六十岁大寿之日喝得酩酊大醉，他摇摇晃晃地走上柏油码头岸边的一条船，倒在货舱里睡着了。请记住那恰恰是一条等待装运石头的驳船。午休过后起重机司机走进驾驶塔，他看见普山的芦花大公鸡穿过跳板来到驳船上，司机朝下面喊，普山，把你的公鸡弄走。但是，普山不在，司机又喊，普山，压死你的公鸡我可不赔。司机开始了起重操作，巨型翻斗把石头铲起来，铲到空中，像一只手在柏油码头上空移动，终于翻斗打开了，石头轰隆隆地倾倒在铁皮船舱里。柏油码头从此成了不祥之地，普山之死使我在很长的岁月里成了宿命论者。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敢想像那些石头如何压死了普山#但我无数次地看见一个传说的画面，看见一个三岁的男孩从石头中爬出来，他的背上隆起一个苦难的肉包，他的手里抱着一只死去的小鸡，我想普山在人们的心目中不再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了。

还有普山的那只芦花大公鸡，普山死后它在空寂的柏油码头徘徊了好几天，最终还是未敢迈出主人生前划定的禁区。是那些馋嘴的人先冲进虚掩的铁门捉住了公鸡。据说那只公鸡最后是被红烧了吃的，吃过那锅红烧鸡的人对其肉质很不满意，他们说，太难吃了，那只公鸡的肉太难吃了。